



黑丽翅蜻

◎ 李斌

情系大别山

◎ 陈克峰

1975年冬季,我们部队进入大别山区进行冬季野营拉练。一个漆黑夜晚,部队冒着风雪急行军。我们卫生队走在部队最后面,负责处理、收容伤病员。冬季野营拉练的部队很多,加之道路泥泞,山路越走越滑,越是后面的队伍越难走。由于处理伤病员耽搁了时间,到了后半夜,我们掉队了。卫生队队长安排伤病员和年龄大的军医坐救护车追赶前面的部队,我和另外四个同志背着行李和药箱踩着泥泞道路继续行进。大别山区道路蜿蜒崎岖,拉练部队多,漆黑夜色使我们难以识别自己的部队走的是哪条路,我们在山坳里绕来绕去,迷路了。天亮后,我们没赶上自己的部队。

经过一夜一天急行军,人困马乏,黄昏时分,有一位战友体力不支瘫倒在地。我们几个中我最年轻,体力最好,我搀扶着这位战友艰难向前行走。天色渐暗,雪越下越大,我们又不认识路,大家开始心慌。我向队长建议,请求当地民兵帮助,队长采纳了我的建议。通过联系,当地公社人武部派了一个叫金开山的民兵给我们做向导,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最后艰难

地翻越了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好不容易才赶上部队。

部队宿营在一个叫小金庄的山村,我们被安排在一位姓金的大爷家住宿,恰巧金开山就是金大爷的儿子。我的棉衣裤被水淋湿了,冻得直哆嗦。金大爷给我熬了一碗姜汤,又端来一盆热水给我泡脚。抱来厚棉被,让我躺在他床上休息。当金大爷看到我脚上磨出的好几个血泡时,像亲人一样对我嘘寒问暖,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金大爷是一位支前拥军的老模范,家里贴满了政府颁发的奖状。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金大爷家就驻扎过我们的部队,他曾冒着枪林弹雨为我们的部队送粮食、抬担架。晚上,金大爷给我们讲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战斗故事,讲刘邓大军对百姓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讲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那一段战争岁月的记忆永远铭刻在了他的心里。

不久,上级要求我们卫生队在小金庄进行野外战地救护演习,队长让我负责选择地形,并要求用最短时间挖好地下救护所。我请金大爷和我一起选择地形,我们找到了一处利于隐蔽和疏散的山坳,起早

摸黑地挖地下救护所。我们挖了好几个相连的地下坑道,里面有手术室、急救室、病房等,坑道上方用树木和野草遮盖,敌人难以发现。我们挖的地下救护所得到了首长的肯定,军队卫生系统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军医院院长赞扬道:“这个地下救护所可抵挡原子弹的冲击波,地形选择恰当、功能齐全,符合现代战争救护的需要。”在这次野外战地救护演习中,我立了功。其实,我的军功章有金大爷全家人的一半。

驻扎在小金庄,部队开展为老乡做好事活动,卫生队组织医护人员为乡亲们义务体检、送医送药,还做了一些小手术,受到乡亲们欢迎。

部队离开小金庄的那天早上,我到山坡下的小溪将金大爷家水缸担满水。临别时,金大爷和乡亲们给我们送来鸡蛋、山核桃。遵照部队纪律,我们没有收乡亲们送的东西。金大爷拉着我的手,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多立功。离开后,我才发觉我的挎包里多了几个煮熟的鸡蛋,摸在手上还是热的,不知是金大爷什么时候悄悄放进去的。我思忖:这不仅仅是几个鸡蛋,这分明是金大爷和乡亲们那金子般的心!

七彩云南云出彩

◎ 曹菊蓉

去云南前,我对沈从文先生所说的“看过云南的云便觉天下无云”是有不同想法的。此次云南之行,让我不得不信服他这一说法。

一路上,湛蓝的天空呈现给我们的大多是热情奔放、风情万种的白云。云脚很低,感觉离我们很近。云朵很白,白得纯净,不掺杂一丝丝的灰。即便是乌云,也不浓厚,全然没有黑压压的感觉。一朵朵云是那样轻盈灵动、亲切可人,在给喜欢看云的我带来喜悦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云南的美丽与热情。

在楚雄,酒店十多层高楼上我邂逅了绚丽晚霞,浪漫多彩令我窒息。“云南是因云而得名的”“瑞色南云列彩筵”“三千里地九霄云”……难怪有那么多人来讴歌云南的云!

“快看呀,一场精彩的云之舞正在天边上演!”美丽的云儿时而轻歌曼舞,时而大肆渲染,恢宏气势在我眼里完全可以跟大型歌舞表演《丽

江千古情》和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相媲美。你瞧:如绸,如缎,如彩带飞舞,水袖轻拂;似龙,似凤,似大鹏展翅,孔雀开屏……我一边欣赏着,一边拍着视频。不一会儿,那片片橘红、道道金色顷刻被淡淡灰色所取代,并立马如墨笔划过,全成了黑色……梦幻般的,诡秘得很!我伫立窗前,久久不愿离去……这是云南,是楚雄送给我的云之盛宴!

那晚,我还拍到了云南湛蓝湛蓝的夜空,蓝得纯粹、蓝得生动,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份蓝,加之于青藏高原的冰雪,才使得云南的云如此纯净、空灵、飘逸,如此多姿多彩……

在后来登临玉龙雪山时,我更是领略到了云南之云的迷人风采。山上没有雪,在4680米玉龙雪山景区所能到达的最高处,目之所及都是岩石和峭壁。这是纳西人的神山,传说中是纳西族保护神“三朵”的化身。我想玉龙雪山的神奇除了这

传说和外形酷似一条“巨龙”外,与那些若即若离、缥缈缈的云也有着很大关系,玉龙雪山那若隐若现的神奇之美不正是山腰间那一抹抹轻云所赋予的吗?

在崇圣寺,在这座东对洱海、西靠苍山,历史上有九位大理皇帝在此出家的千年古寺,云南的云净化了我的灵魂。从进去游览到出来的两个小时里,古寺上空总是一碧如洗,朵朵白云以固有姿势萦绕在崇圣寺背后的应乐峰上,如同崇圣寺连绵不断的香火,仙气十足,与历经千年仍巍然屹立的崇圣寺三塔遥相呼应。我不知是天气晴朗的缘故,还是这佛都的云也有佛性?一种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云是自然的象征,又何尝不是人生境界的写照。

阅历所致,我不敢说“除却云南不是云”,但最起码在我现有的认知中,云南的云是最美丽的,最富人情味而又最神秘的。

我们合个影吧
◎ 杨谔

有朋友给我看这样一段话:“从生活到艺术作品有一大步,很难过去,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这时候老师很重要。要有一个真正懂得艺术的老师引导前进,让年轻的人逐步懂得由生活的美造成艺术品的美,真正认识艺术的美比生活的美更美、更有价值。对老师要求更高,要(有)良好的品质,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话语平实,非于艺术有深悟者不能道。朋友让我猜一下这是谁说的,我说:“是潘宗和老师说的吧?”朋友很吃惊,说:“这也能看得出来?”

人与人的交往可分很多种:有泛泛之交,如浮萍之偶合,聚散无关心;有利益之交,一举一动莫不以获利为目的,利尽则散;有乌合之交,杂凑在一起,只为一时的哄笑玩乐;有道义之交和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而能久远,“相见亦无事,不来长忆君”。我与宗和先生谈不上有多少交往,从认识他至今只觌面数次而已。我崇敬他,他似乎也在关注着我。

30多年前,学书法才四五年的我在市书协举办的一次比赛中侥幸中了头彩,来南通领奖那天见到了时任南通市书协副主席的宗和先生。后来写信向他求教,他给我回了长信,写在一张狭长的宣纸上,劲健洒脱的行书,热情亲切的勉励,深深打动了我。我对他的敬仰之情顿生。

书法之外,宗和先生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早在1973年就有画作《平凡的岗位》入选中国美展。展出期间,人民美术出版社、江苏出版社、新华日报等单位以多种形式出版发表了该作品。

1997年退休后,他于绘画用力更勤,攻花鸟与山水,有大量成功作品问世,格调水准在许多专业画家之上。画山水,以笔墨为气势、意境所吞为妙,即令鉴赏者的注意力不在技巧等枝节,而为整体意境的浑融、深远所吸引;画花鸟,以见精神趣味为妙,而精神趣味则多依赖笔墨的洗练与蕴藉。

宗和先生生活在黄海之滨,视世间的潮起潮落、花开花谢为寻常事,合于自然,不累于物,故能得山水、花鸟之精奥,豁然而生妙悟,“超以象外,得其寰中”。书法方面,宗和先生以行草见长,把胸中丘壑化为沉郁顿挫之点画,贞骨凌霜,拙秀并举,时如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气势连绵充沛,高风跨俗。

今年6月上旬,从朋友处得知由于新冠侵袭,潘老身体大不如前,于是前去看望的念头久拂不去。行前,去徽宝堂挑选了一方麒麟钮印石,刻《寿同金石》一印,聊表祝愿。

6月7日上午,在谢骏的陪同下我去看望了潘老。原本魁梧的潘老已显得瘦弱,但精神尚佳、谈锋亦健。他回忆了当年的南通书坛,说到年轻一辈时,脸露欣慰。

他谈到了自己钟情一生的书画艺术,言正在汇辑整理,也算对后人有一个交代。他还谈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于生死问题颇能坦然面对,冷静、达观。那天我们大约聊了20分钟,主要是潘老讲我们听,见他发音开始吃力,怕多耗他的元气,我欲起身告辞。潘老师伸手阻止说:“且慢,以后恐难再见,我们合个影吧!”

玉兰一瓣

走马天下